

石化漫忆

共筑石油梦

杜香奎

我和父亲既是同事,又是师徒,可以说是并肩作战在采油战线的“父子兵”。

小时候有点害怕父亲,那时候父亲忙于工作,很少与我交流。在我眼里,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严厉父亲。

印象里,父亲是和那口通61井一起在荒原里扎根的。1974年8月6日,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王岗油区第一口油井通61投产自喷,初期日产油达1200吨,这也开启了通61断块的开发历程。父亲就是那个时候,带着我们一家七口住进了队上的临时生活点。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临时生活点平房又矮又小,仅能容身。奶奶睡一张很小的单人床,我和父母、兄弟姐妹都挤在一起。队部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做饭棚。夏天漏雨,冬天结冰。

尽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和梦想依旧同父辈的血液一起奔流涌动。父亲很少休息,平日里搁下碗筷就上井。那时的王岗油区是一片荒滩,没有路、没有水。遇上雨雪天气,他们只能靠双手和肩膀,人拉肩扛、顶风冒雪进行油井恢复。正是凭着这种战天斗地的干劲儿,正是心里怀揣着滚烫的梦想,当年老一辈王岗人建成了相当于玉门油田50万吨年产能的油区,被誉为“小玉门”。那段无比荣光的岁月,见证了父辈王岗人追梦的过程,我从内心敬佩他们。

也许是机缘巧合,我参加工作后兜兜转转换了几个岗位,2005年又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和父亲成了同一战场并肩作战的“父子兵”。

“井场无父子,只有师傅和徒弟!”我来单位第一天,父亲就给我上了一课。要想干出名堂,就得严格要求自己,掌握好岗位技能。那时我就想证明一下,父亲能行的,我也能行。有活儿抢着干,没事就学习请教。每一项工作,我都严格按照标准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甚至精益求精。那时,父亲会偶尔“刁难”我,一项工作干下来,总是挑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那时候的我心里不服气,觉得父亲是“鸡蛋里挑骨头”,但现在想来,那是父亲变相地教我更多经验、更高的技能。

我至今还记得父亲手把手教我调整抽油机平衡率的情景。上井路上,父亲提前把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又详详细细地给我“将”了一遍,告诉我调平衡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施工中,父亲在每一步操作中表现出来的尽责、稳重和高超技艺无时无刻不令我看眼里、记在心里。

有一次,赶上一口井作业施工。压井压力突然增高,巨大的压力冲击着油液喷出,现场情况极为紧急和危险。当时正赶上我值班,没有丝毫犹豫,我立即做出判断,通知作业队停止压井,并打开计量站备用流程。父亲闻讯赶来时,我已把现场处置妥当,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原油损失。那天,严厉的父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比物质财富更珍贵的是精神的传承。我凭着出色的表现和多年的工作经验,成功竞聘为王岗采油管理区通10注采站站长。父亲还是那句话:只要心中有梦想,生活会变成你想要的模样。而退休在家的父亲也非常关心新型采油管理区的发展和变化,科技管井、四化监控、电子巡查、数字员工……每次听到这些新名词,父亲都会艳羡地说我赶上了奋发有为的好时代。

我和父亲,不过是两辈采油人的一个代表。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沿着父辈的足迹,在新型采油管理区的建设道路上脚踏实地,筑路圆梦,代代传承。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范永光

周末回趟老家,收到一条好消息。老家跟城里一样,用上了清洁能源天然气。

“今年冬天,不去城里住了,我在家烧气取暖。”刚走进院子,还没容我说话,就听到母亲迫不及待地宣布。

时下,刚刚入冬,天气正冷。我猜想,母亲肯定以为我这次回老家,是接她去城里过冬的。

每年立冬前后,我都会接母亲到城里过冬,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15年。

15年前,父亲去世。从那年冬天起,老家院落里原本堆积如山的柴火堆,再没有增高,也没有变少。因为砍柴人的离开,母亲烧火做饭就换成了液化天然气。

燃气罐还是我从城里买的,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回老家帮母亲充装气罐。后来,镇上的店铺增加了充装液化天然气罐业务,有的还送气上门,十分方便,省去了我专程回家给母亲充装气罐的麻烦。担心母亲在乡下过冬,因此我每年冬天都会接母亲到城里的暖气房里居住些时日。直到这次回老家看望母亲,目睹粉刷一新的黄色天然气管线从村里的街道上架空穿过,分支走进每家每户,我心里最真切的感觉是:“福气”终于达到了自己的家。

“福气”到农家,锦上添花。跟随年迈的母亲走到屋里,只见她轻轻转动炉灶的点火开关,一簇蓝莹莹的火苗兴奋地跳跃起来。看着不断跳跃的蓝色火苗,我陷入了沉思。

小时候,每次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被母亲催促着放下书包,赶紧去村头的小树林里捡树枝,捡回来的枯枝,当作烧饭的柴火,做熟了一餐又一餐。有一次,几个小伙伴走在放学的路上,同时发现了路边一根被大风吹断的树枝,随即上前争抢,为的是能带回家晒干烧火做饭用。抢到树枝的小伙伴,把它扛在肩上,一路小跑回家,唯恐再被其他小伙伴抢走。

再后来,我记得村里家家户户开始烧煤

“福气”到我家



天然气分公司员工对天然气运行设备进行安全巡检。

本报记者 胡庆明 摄

球。父亲带足干粮,推着双轮车,来回十几天路程,徒步去煤矿拉煤。有时遇到风雪恶劣天气,滞留在半路,只能啃硬邦邦的冻馒头充饥。乌黑发亮的煤块拉回家后,大块的需要捣碎,再掺和上部分胶泥,然后用特制的器具,打造成圆柱形的煤球,一来烧火做饭,二来冬天取暖,那火比烧柴强了不少。

到中原油田工作后,我对天然气的形成、开采、集输、处理加工等有了深入了解。其间,我看到了采气工人坚守岗位一丝不苟认真工作;经历了天然气“大开发、大流通”的壮观场景,采访过参与开发建设普光气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参加过冬季天然气保供和春节实施“煮饺子工程”大会战;见证了中

原储气库群高质量建设发展过程……

一幕幕画面,至今记忆犹新。正如中原油田一位资深记者在讲述“石油好故事”时所讲的那样:清晨,北京胡同里大妈熬制的清香豆汁,用的是清洁能源天然气;正午,雄安新区新建工厂里的原料,用的是清洁能源天然气;傍晚,美丽乡村的万家烟火里,用的是清洁能源天然气。

清洁能源天然气,作为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在工业和民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家乡近些年实施的天然气“县县通”“村村通”工程,正在改变着农村世代代靠烧柴、烧煤做饭取暖的传统生活方式,为家乡未来的幸福生活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你瞧瞧,管道里送的天然气,比灌装液化气烧起来有劲儿,一壶水很快就烧开了,而且再也不用去镇上换气了。”母亲一边说,一边用新烧的水给我沏了一碗红糖水。

我趁热呷了一小口,温润甘甜的滋味涌上喉头,一股温暖迅速蔓延到了全身。放下碗,我走近母亲的灶台,用手轻抚着崭新的燃气灶和燃气管线,就像会见一位熟悉的旧友,亲切温和。

临走前,我答应母亲,下次买一套燃气取暖壁挂炉回来,让母亲在农村老家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尽情享受时代发展带来的“福气”。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散文

薛庆儒

万籁俱寂,只剩虫鸣。

夜深了,没有了白日的喧嚣,秋夜里的加油站静悄悄,展示着它不一样的美。

几乎忘了有多久没有仰望夜空,不曾让夜风轻拂脸庞。我伫立在熟悉的加油机旁,静候顾客。秋的夜晚好美,略带一丝清凉的风温柔地抚过我的脸庞,让人的思绪瞬间飞扬。

如果说春是绿色的世界,冬是白色的天地,那么秋,则是斑斓的世界。我喜欢秋之斑斓。

王鹏

去过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油区的人都知道,在进入这片4.7万平方公里沙漠的端口,也就是沙漠公路起点零公里处,耸立着一座倒“U”形、只有门框却没有门扇的钢铁大门,一直以来,在沙漠里进进出出的石油人,都亲切地称呼它为“我们的大漠之门”。2015年冬天,来这里工作的石油人焊制了这扇钢架结构的大门。如今,8年过去了,经受了无数次猛烈风沙的侵袭,它依然巍然挺立,像石油人的腰板一样笔直坚挺。

2015年11月,在第一口井拐采1井施工前,中原油田内蒙古探区勘探开发指挥部党委书记焦大庆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边缘感慨道:“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既然有家了,就要有个家的样子,有人提议要给这个家装一扇门,作为沙漠公路起点的地标。毕竟在茫茫沙漠中,可用作地标的建筑物实在太少了。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原油田工程站前工程、钻井队、录井队等所有参建队伍的积极响应。大家说干就干,石油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再一次在这里得到了体现。有的立即准备钢铁材料,有的提供吊车设备,有的主动派出电气焊大师……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在两天内就完成了。

但是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大门,大家又产生了分歧。有的说,要盖一个庄重的门楼,有的说要带门扇能够开关的……考虑到大漠中施工条件有限,建筑材料运输不便,最后,焦大庆拍板:“我们的大门既要简单大气,又要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茫茫大漠中有门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的方向。”

于是,在一张A4纸上,一个上面有门楣、两侧有门框的大门设计图形跃然而出。为了方便大型车辆进出,大门上下高差8米,两侧门框之间的宽度达7米。同时,考虑到这个地区长年刮沙尘暴的气候特征,施工人员将门框地下部分深埋5米,以确保它坚实牢固。仅仅三天,一座看起来虽然简单

油站秋夜

在一部描写加油站工作与生活的小说《青春如此辉煌》中,作者把秋描绘成了蓝天白云构成的仙境:秋日的春城昆明,天是那么清澈的蓝,加上朵朵白云的衬托,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置身天高云淡的高原仙境!那白云离你是那么的近,好像你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将它摘下来。

然而我却独自沉醉于这秋夜里。我固执地认为,深邃的夜空中,点点繁星仿佛是在漆黑透亮的天鹅绒上撒满碎钻。那漫天闪耀的繁星,总能让我想起,奶奶讲过的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一束耀眼的光,伴随着进站加油的车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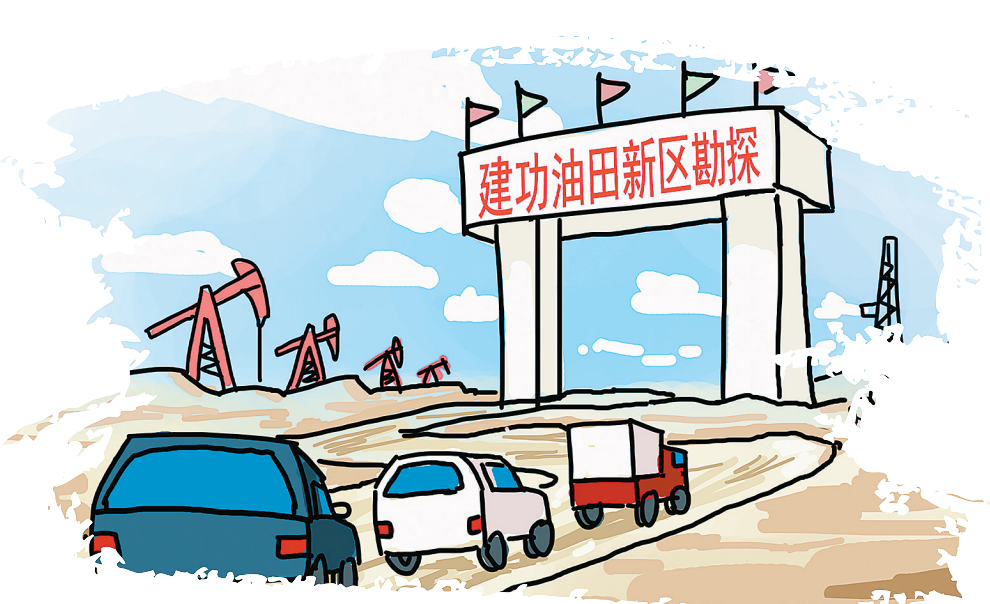
把我拉回到现实。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中国石化加能站,我是1245号加油员,很高兴为您服务。”加油动作一气呵成。微笑送别这子夜好不容易等来的一位顾客,我又期盼着一位顾客的到来。思绪在秋夜的风里飞舞,我沉醉其中,不自觉间做起引车手势,微笑开启车门,再次重温那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引车服务与问候:“师傅您好,欢迎光临中国石化加能站,我是1245号加油员,很高兴为您服务。”

我笑了,如孩童般,沉浸在这秋的夜晚里。秋的夜晚好美,秋夜的加油站更美。

(作者来自山东石油)

大漠之门



大漠之门。

徐铭瀚 绘图

却十分雄伟的钢铁大门就这样扎根在了沙漠公路的起点。

门做好了,大家在兴奋之余又有了一个新想法:要给大门两边题字。于是,“我给大门来题字”征集活动开始了。平日里,喜欢舞文弄墨的几名员工临时组建了评委小组,对所有征集到的作品进行遴选后,最终确定了众人都喜欢的一组——“铁军鏖战巴丹吉林再开新局,壮士挥戈拐子湖畔早成夙愿”,横批“建功油田新区勘探”。大门两边,风中五彩旌旗猎猎招展,哗哗作响,仿佛在齐刷刷鼓掌。

从那以后,一批批钻井、测录井、采油等石油勘探开发者们从这扇大门下经过,向沙漠深处进军,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油田开发建

设会战中。那些前来探亲的家属们,怀着对沙漠的一腔好奇和向往,行驶到大漠之门时都会稍微停留,读一读上面的题字,感受着大漠石油人能源报国的豪迈热情,不免内心豪情奔涌。

“门在家就在,家在我们就在!”如今,因工作调动已经离开两年的录井队员许卫红,每每谈起巴丹吉林沙漠时,首先说到的还是这座沙漠之门。他对大门上的题字记忆犹新,每次都是脱口而出,一字不落,眼眶湿润。

几年来,这扇大门默默站在这里,见证着石油人顶风冒雪、战严寒斗酷暑、奋战不息的历程,见证着沙漠油区从无到有一步步壮大的发展历史。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朝阳随笔

尘封的丁字尺

王立新

每次收拾办公室的时候都会见到它,一把落满微尘、周身“挂彩”的丁字尺。每次看到它都能勾起一段回忆,引发几多感慨。

记得那是1992年冬季的一天,胜利油田油建三公司第二项目管理部把我从班组里抽调出来协助搞QC成果,丁字尺、铅笔、水彩笔、毛笔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的专用工具。划线、打格、画图、描边框,丁字尺在整个流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那时候每个班组至少要有一项成果,每项成果都需要十几张大表来展示,再加上时间要求紧,经常加班到深夜,同事们风趣地说我已经达到手不离尺的境界了。

不知是尺子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尺子,接下来的岁月里,尺子竟然成了我的亲密伙伴和战友。无论是办板报还是制作横幅、标语,那把丁字尺始终和我形影不离。尺子的脾气、特点也慢慢为我所熟悉,我们之间的配合也就越发默契。

我和尺子共创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1997年。那年,第二项目管理部建起了宣传栏,6块活动板面需要每月更新一次,这也正好为我们创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那时候我学会了将大白纸裱糊在板面上,裁出彩色即时贴作边框,将脱胶纸裁成细条和各种图案作版面点缀,用毛笔蘸颜料书写内容,再配以图片作进一步衬托美化,一块块精美的宣传牌就这样诞生了。每一期宣传栏都会吸引许多职工驻足,深受职工喜爱和好评。板报和宣传栏的水平日渐提高,表扬和赞誉声也就越来越多。在公司举办的板报展中,我们制作的板报作品屡获殊荣,为单位赢得了荣誉,我个人也因此成为单位职工心目中的秀才。掌声和鲜花是容易让人心醉的,在喜悦和感动之余我总会忘记仔细擦拭一下心爱的丁字尺。

大概是2002年,广告设计制作行业异军突起,刻字、写真、喷绘,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我们这些搞宣传的人再也不用蹲在地上拿大头针别会标了,再也不用一边计算着尺寸一边打格划线了,再也不用为赶一期板报而踩着星光回家了。科技的进步不但满足了企业形象设计、对外宣传的需要,而且将我们的双手从小作坊式的制作中彻底解放了出来。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慢慢疏远我的亲密伙伴——丁字尺。

伴随着办公自动化的日趋完善,墨、笔、纸、砚、尺这些办公室常用工具渐渐淡出江湖,欣慰之余却略伤伤感。看着面前这把丁字尺,我想起了武侠小说中的剑客和剑。一个剑客的最高境界是人剑合一,心中有剑而手中无剑。正如面前这把尺子,它早已经融入我们内心,同我一道直面生活,明辨是非曲直,衡量荣辱得失,付度进退取舍。

(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诗歌



庭院小品

于清波

一队孩童骑车转

一组老人乘凉谈

一架紫藤隔暑热

一片竹林赏心田